

长篇纪实文学

张平 著

法撼汾西

群众出版社

汾 1993 法

张平 著

西 撼

群众出版社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以率真的笔调,形象地展示了 80 年代中期的僻远山区汾西县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。

农民和乡长打官司,农民被关;兼职律师和公安局长打官司,兼职律师被扣;两个女子被干部子弟奸污,两个女子却被押上审判台……一桩又一桩无情的现实给汾西人的心灵蒙上了一层层阴影。法律何在?正义何在?难道真理便是官官相护?刘郁瑞,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正是这时候来到了汾西县,他以超人的胆略,召唤起一切正义的力量,驱除了恶势力,被誉为“当代青天”。

全书情节迭宕,一旦捧起,便不忍释手。许多处催人泪下。

法 撼 汾 西

张 平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52 千字 插页 4

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14-1048-8/I·371 定价: (平) 6.80 元
(精) 10.00 元

印数: 00001—5000 册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一章 农民和乡长	(5)
第二章 三十年死信和二十年疯女人	(59)
第三章 百日之灾	(120)
第四章 两个女子和六个干部子弟	(204)
后 记	(305)
附 录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书 ——《法撼汾西》读后 李文达	(307)

引 子

“不是讲法嘛，我们有些人，就是想把法变成任他摆弄的软面团。现在下面有些事情，不就这样？有些人需要圆的把它揉一揉，需要长的把它搓一搓，需要扁的啪地一拍就成了扁的！法律神圣，有些人偏用它来遮丑。有的人一手拿着法，一手却去干鬼事、坏事！有些人说我刘郁瑞来了汾西县，搞得是人治，不是法治。我看他这话起码对了百分之三十。要搞法治，就得先治治这帮人！”

“我要警告这么一些人，对你们这些人，我现在还找不出什么词儿打比方。可老百姓那儿有，说出来能让人起鸡皮疙瘩。告诉你们！就算我刘郁瑞现在不在汾西，就算共产党现在顾不上腾不出手来收拾你们，那也说不准到了哪一天，老百姓会起来把你们打倒！”

“有个村子从土改到如今。就没发展过一个党员。全村三个党员，最大的七十五，最小的六十四。满村的人，他谁也看不上眼，谁也不够格，临了只看上他的儿子！满村的人，就只他儿子一个人够格！这些人死了也不会让一些人入党。赶咽气了，也要从棺材里伸出一只手来：我不同意×××入党！”

“安居乐业，不安居咋能乐业。老百姓不顺心，心里窝着火，肚里憋着气，如何能安心过日子、安心搞生产！有些单位，人一进去了，连空气也闻着不对味。整日提心吊胆，人心惶惶，哪能搞四化，搞改革！”

“扶天下正气，法今古完人！”

——摘自刘郁瑞讲话录音

刘郁瑞是汾西县委书记。汾西县在山西，是个又小又穷的山区贫困县。汾西本没什么名气。多年在山西的人，也常常不知道有汾西这个地方。只是这几年，汾西的名声才渐渐大了起来。一是因为汾西由穷变富，象同青岛联营的“崂山可乐”，同大同联营的汾西优质水泥，同江苏联营的汾西铁厂，还有汾西的煤矿、铁矿、铝矿、硫矿，在全省全国都颇让人另眼相看；二呢，便是刘郁瑞断案子。刘郁瑞办案有名，不仅仅是因为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宣传的缘故，这几年，怪事多得出奇，越是宣传的东西，老百姓越是不买帐。而刘郁瑞在汾西，可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有口皆碑。那传播的广度速度，一点儿也不亚于那广播电视。试想想，一个几十万人的县份，有上一半人在嚷：“看你们哪个再作恶，有朝一日让你碰到刘郁瑞！”那声势，那威力，什么能比得了。

刘郁瑞是洪洞人，他那模样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洪洞汉子。腰粗膀宽，团头团脑，尤其是天庭开阔，个头也不低。疙瘩眉，四方嘴。48岁，显得有些老态，走路慢慢腾腾，迈着重八字脚。要不是那身好料子做的中山装，哪头看也象个农民。不嗜酒，不吸烟，爱嗑个瓜子。好在汾西县产向日葵，瓜子有的是。他嗑起瓜子来，常常嗑得很专心。专心得会把脸前桌子上吐满厚厚的一层瓜子皮，也浑然不觉。实在不象话了，才猛然抽出那只大手来，呼啦呼啦，三下两下把这些瓜子皮抹下去。知底的人，这会儿都不去打搅他，知道他正在动脑。

据说过去的七品县令，走马上任，一个偌大的县，他要管的事，不外乎民事官司，就象现在的法院院长、公安局长，好象连摊派纳粮的事儿，都不大去管。而如今的县委书记，一县几十万人，从上到下，从吃到穿，工农商学兵，政治经济，文化教育，啥也得去操心。当然了，过去的县衙就那几个人，而如今的县委、县政府可是一大片楼房院落。除了书记、县长，副书记副县长还有十好几个。照刘郁瑞的说法，这是历史的进步，但也让一些人钻了空子。有些人越级找到书记县长，不愿意管了，桌子一拍：“这么大一个县，都象你这样，我还管不管别的了！”

刘郁瑞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也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。

刘郁瑞在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上，就象给小孩儿上课似地说：

“这种事儿，咱不管谁管？第一，这些人不是外国人，是中国人。第二，这些人不是台湾人，是大陆人。第三，这些人不是外地人，是本县本乡本单位的人。本县本乡本单位的人，有事找你要让你管，你有啥理由推来推去？一加一等于二，就这么简单嘛！大家都讲讲，谁不懂这个理儿？管不了？管不了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，不吃凉粉腾板凳。甬笑！不管事凭啥当官？怕丢官？怕丢官就别来当官嘛！在我刘郁瑞手下，谁要是怕管事，怕丢官，我就非得把你的官帽子给薅了不可。我也不怕你是个什么人，就是皇亲国戚我也薅定了。我不怕。为啥，我就不怕丢官！我刘郁瑞，农民家庭，教员出身，当了十年干事，十年秘书，八四年才当了这么个县委书记。身后没关系，没靠山。咱打开窗户说亮话，你不必担心我朝里有没有人，所以就绝不怕你有什么来头！你若是违法乱纪，把谁也不放在眼里，那就算你碰上了。我在县委干了20年，跟过九任县委书记，哪好哪坏，我心里清清楚楚。有些县委书记好象啥也不怕，可就怕调走离开，就是升了官也怕。怕什么？怕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！围着他的车子放，你又不能去赶。这就是民心！我走的时候，我不怕你们这么几个人给我放鞭炮，只

要老百姓不撵我，不恨我，那我就是再当了教员，连降三级，也知足了。为啥？就为我是个真共产党员！真的啥也不怕。我跟的第一任县委书记，就是一个硬邦邦响当当的真共产党。‘文化大革命’中他挨斗挨打坐老虎凳，也没出卖过自己的良心。有一回红卫兵要活埋他，黄土埋到胸口了，连气也快没了，红卫兵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。老头儿只说了一句话，说他的办公抽屉里有个200块钱的存折，这钱算是他的党费。红卫兵一听都愣了。那个红卫兵头头马上改了主意，说这个老头子肯定是个真共产党，不怕死，不贪钱，快挖出来，送到医院去。我刘郁瑞到死也不会忘了这句话，有朝一日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，要是有人这么说我一句：这是个真共产党，那我就死也瞑目了。”

第一章

农民和乡长

1

刘郁瑞刚到汾西，真是忙得焦头烂额，原书记一调走，县委班子乱得一塌糊涂；工作好象也乱了套，啥也等着人去抓；初来乍到，啥也不熟悉。下边的乡镇机关，也得他亲自去跑，去考查了解。

晚上 12 点了，才坐着车又困又乏地跑回来。刘郁瑞来汾西还没带家眷，办公室兼作他的卧室。刘郁瑞有个习惯，一坐上车，5 分钟便能打起鼾来，一停车，眼一睁，慢慢腾腾，摆开八字脚走上几步，便会立刻来了精神。这叫随时能睡，随时能醒，随时能干，神得很。不过这天晚上，不知是太困了，还是天太黑，好一阵子了，还有些懵懵懂懂，直到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差点被个软软的东西绊倒，这才猛地清醒过来。定睛一看，是个人蹲在门口打盹。

“谁？”

那人也好象被吓了一跳，一揉眼睛，腾一声便跳了起来：“刘、刘书记，是我。”

通讯员小张拿着电棒照过来，才看是个 60 岁左右的庄稼汉子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刘黑娃，是大峪乡刘家庄的。我从早上7点钟来，一直等到你这会儿，我……”

也不知是冷，还是病，刘郁瑞发现眼前这个不算太矮的汉子，两条腿在不停地抖，两只胳膊也越垂越直，连说话也有些嗑牙关子。当时5月的天气，其实并不冷。

不过刘郁瑞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是怕的。别看他这个县委书记到了外边，值不了几个钱。可在这偏远山区的汾西县里，在一些人眼里，可是个庞然大物。多壮的汉子，到了他跟前，腿便直抖，你越不想让他抖，他抖得越是厉害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他一看到老百姓在他跟前抖，就觉得心疼。

当开了门，把这汉子让进办公室，搬过椅子让他坐下，通讯员端来热水时，他好象才慢慢平静下来。

刘郁瑞胡乱擦了两把脸，坐下来同这个汉子谈话时，才发现眼前这个庄稼汉真是瘦得怕人。颧骨突出，两边脸颊象两个大坑，眼窝深陷，眼珠子上的血丝好象能滴出血来。青筋暴突的手又黑又粗，握着杯子喝水时，竟把杯子磨得吱啦吱啦响。衣服、鞋倒是新的，只是裤子太短，没穿袜子，那裸露的脚踝，又高又尖，象会从那黑灰色的皮肉里顶出来。

刘黑娃给刘郁瑞的第一个感觉，便是这个汉子一准有好长日子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。他甚至担心起来，担心这个汉子会猛然倒下去。于是他便说道：

“黑娃，你看这样吧，今儿晚上也不早啦。我叫小张给你安置个地方，你今晚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咱再说你的事情，我看明天几点呢……”刘郁瑞一边说一边盘算着哪个时间合适。不想这刘黑娃慌忙摆起手来：

“刘书记，不安排，不安排……”

“咋不安排，你困了，我又不是看不出来。”

“刘书记，我不困，一点儿也不想睡。”

“不睡觉咋行，睡一觉，明天一早咱们就谈咋样？”

“不，刘书记，我睡不着呀！”刘黑娃吭哧了一声，那深陷的眼窝里，竟然溅出一颗泪珠子来。

刘郁瑞一下子愣住了。

“刘书记，我就只跟你说两句话，绝不多占你的时间，我晓得你忙……”

“那你就说吧。”刘郁瑞顺手拿过笔记本来，同时对通讯员说：“小张，你休息吧。”小张想说什么，见刘书记大手一挥，只好悄悄退了出去。

“刘书记，我只说两句，不占你的时间。”刘黑娃突然又紧张起来。

“不怕，你只管说。”

“刘书记，我这事，并不是要你去管，你刚来汾西，这事儿我也不愿意让你管。我这事情牵扯的人也多，你要去管，肯定要影响你的工作，你万万不必因小失大。我今儿来见你，只是给你打个招呼。我准备到省里到中央告状去。不瞒你说，家里的事，我都安置好了，这回我出去告状，要是告不赢，我就不回来了。刘书记，你是一县之主，我本不该越过你上告，可你才来，惹下人不好工作。你今儿能让我坐在这儿喝你一杯水，我就感谢不尽了。刘书记，我就说这两句话，谢谢你，我走了。”

“你别走，你先坐下。你说了两句，听我一句好不好。”

“……”刘黑娃怔了一怔，只好又坐下。

“你能不能把你的事说给我听听？”刘郁瑞完全是一副商量的口气。

“刘书记，这个不必了，我来你这儿就想好了，这事情绝不麻烦你。”黑娃的态度很坚决。

“不是你麻烦我，这会儿是我麻烦你。我要你把你的事给我说

说。你不给我说，咋会知道我管不了？”刘郁瑞依然象拉家常一样。

“刘书记，我没说你管不了。我是怕你惹人。”

“你一个小小的老百姓都不怕惹人，我这么一个大大的县委书记还怕惹人？不怕，你说给我听听，我再看看我管得了管不了。我要是觉得管不了，你再去上告不迟。我要是觉得还管得了，你不是不必上告了吗。”刘郁瑞还是那副商量的口气。

刘黑娃呆了半晌，猛然一把捂住脸，止不住地抽泣起来：

“刘书记……”

刘郁瑞一转身拿过一包饼干，啪的一声往桌上一放，说道：

“你要是饿了就吃，渴了你就喝。这屋里这会儿就你我两个，你啥也不必担心。从头到尾，你慢慢地给我说。”

2

刘黑娃要告的是他们大峪乡党委副书记兼乡长刘庆奎。

刘黑娃和刘庆奎同住一个村，都在大峪乡刘家庄。

两家都要盖房子，鬼使神差，竟把他两家挨在了一起。

老百姓跟一乡之长挨在一起，天晓得是祸是福？得了这讯的头几天晚上，黑娃两口子，翻来覆去地谁也睡不安生。

“他爹，人家那势力大着哩，咱家盖四孔窑，人家要盖七孔，听说人家的砖都订好了，一块一块都细细让人挑过，全是上好的砖。”老婆家絮絮叨叨地，也不知是艳羨，还是担心什么。

“不怕。人家好让人家好去，咱不眼红。比不过咱也不比。”黑娃是个蔫汉子，瓮声瓮气的，看样子不着急也不怕什么。其实象黑娃这样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老实疙瘩，你就是让他惹事也惹不起来。老婆家好象想得多了，睡不着，就一个一个地出话题：

“你不跟人家比，可人家要压你那咋办。”

“……那咱也没法子，让我说，他要压就让他压去。他能盖多

高？高上二尺也就尽了，那也少不了咱啥。”

“瞧你那窝囊样子！人家骑你头上拉屎撒尿你也忍了？”老婆不由得愤愤然起来。

“你瞧你，又来了不是。他是乡长哩，办事总不能不遮遮脸面，都是个人嘛。他敢说日后没有用得咱的时候。咱也别把人家想得那么没好下水。”

你也别把他想得太好了。平日里张狂的样子，你不先打招呼，人家啥时候理过你！一家好几口人，就他一个挣工资，哪来那么大的财势。平时吃香喝辣；老院子一大片，又要再起七孔窑。听人说，别人送给他家的点心月饼枣儿，吃不了，烂在家里往外倒。”

“那碍咱啥事。共产党还管不了人家哩，咱能管得了？人家不惹咱，就算烧了高香。明儿等人家整基地，让咱两个娃都给人家帮忙去。唉，你没听说吗？别的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。”

“自打碰了这事，眼皮子老是跳，挨了这当官的，有你受的。”

“我看咱想得也太多了。”

“反正没好事能轮上你，两家挨在一起，鸡飞过来啦，狗蹶过来啦，日子长了，勺子跟锅还能不打碰碰。”

“咱死记一条就得啦，鸡飞过去咱不找，狗蹶过来咱不赶，咱不惹事，他总不会没事找事吧。”

“唉！”老婆在黑娃头上捣了一指头：“嫁给你算倒透霉了，一辈子受不完的气。”

三月里，黑娃家开始整基地。

基地是村里统一规划的，每起一百孔窑为一溜儿，全都是坐北正南，刘家庄在村子规划上是下了狠心的。过去你东我西的，不成个样子。如今统一规划，花大力气也不怕，只要村子能美化，村子里贴钱也干。照村长的说法，刘家庄要早日建成大峪乡第一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
这样一来，整基地可就要费大劲了。黑娃一家子为了能按村

里的规划要求，光土就挖了几万方，起早贪黑，整整干了 20 天，才算符合要求。

刘黑娃一家子没明没黑地干。刘庆奎那一头却始终没个动静。基地整完了，黑娃两口子直纳闷。咋着哩，听说就要动工了，咋就没个动静？

“是不是改了日子了？”刘黑娃凭预感，觉得刘庆奎到现在还不动工，里头肯定有别的什么，“会不会到秋后才建？”

“狗屁！”老婆照样风风火火地，“人家能象你，只晓得长天吊日头地死受！人家要整基地，吆喝一声，汽车拖拉机的就全来了。你撅屁股一个月干的，只怕还不够人家一天干。人家怕啥，真是的。”

“倒也是。可就是都四月啦，说啥也该动工的呀。咱可是不能再等啦，再等，只怕到了麦熟就起不来了。”

“那咱过了明几个就动工，管他呢。”

“那咋行。跟人家打邻居，动工咋能不给人家打个招呼。”

“天下哪有这个理儿，咱在咱的基地起窑，关他家屁事呀。非给他打招呼不可。”老婆一下子又动了气。

“唉唉，话不能这么说嘛。总还是邻居嘛，打个招呼脸上好看。再说，人家是乡长，也算尊重他嘛。”

“你在这儿干了 20 天，人家连个面儿也没露过。你整天想着尊重人家，人家啥时候尊重过你！”

“真是妇道人家，你懂个啥。”

“哼！”

第二天吃午饭，刘黑娃走进了刘庆奎的家。

刘庆奎正好在。黑娃做梦也没想到刘庆奎会这么热情，又递烟，又倒茶的，甚至还叫了他一声黑娃哥。

“咱们日后就是邻居啦，不拆墙算两家，拆了墙就是一家人嘛。”

“对对，对对，就是这理儿，就……是这理儿。”刘黑娃受宠若惊，连说话也结巴起来了。“刘乡长，我早就想来你这儿坐坐的，怕你忙……”

“不必见外嘛，有事你就只管说。别人的事还办的嘛，你的事还能不办？只要我能办了，一定办，一定办！”刘庆奎四十出头，胖胖的身子，很是富态。也许是刚吃了饭的缘故，满脸红光，一脸笑意，说话很亲切。黑娃一见这情景，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：

“没事没事，我来你这儿，是想问问你家几时打基地，我这一家子也好帮帮忙。我这一家子都是没出息的人，别的帮不上，出点力气还是有的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出力的活儿，哪能让你来干。到时候叫些民工来就行了，不着急。”

“可，都快四月啦，该动工的时候啦。”

“不怕，等几天再说，动了工也快，用不了几天。”看上去，刘庆奎的样确实是一点儿也不着急。刘黑娃到了这会儿，可是有点急了。

“刘，刘乡长，你要再等，我就等不及了。我是想告给你一声，过两天，我就动工了。我是怕你……”

“哦，你动你动，不必等我嘛，其实，就不必给我打招呼嘛，你只管盖好了。你是靠得住的人，我又不怕你盖到我的基地上。”

“嘿嘿，”刘黑娃有些难为情地笑了两声，“看刘乡长说的，我哪会那样。我敢吗？”

“哈哈，我是说笑话哩。你只管放心动工就是。我这两天忙，你家动工，我也帮不上啥。你要有要办的事，那就尽管吭声。”

“行，行。你忙你的，我们这些小家子盖房，哪能用你帮。”

“既然是邻居啦，日后少不了要求你的地方。”

“刘乡长，”刘黑娃一听这话，立刻严肃起来，“日后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刘黑娃就是卖房子卖地，也决不含糊！”

“哈哈，有你这句话就行啦！你这样的人，我信得过。”

刘黑娃出来时，刘庆奎一直送到大门口，虽然刘庆奎的老婆自始至终没理他一句，他走的时候连眼皮也没抬一抬，但刘庆奎的举止言谈还是把刘黑娃激动得要死。

回到家，跟老婆学说了一晚上，末了，还骂了一句老婆是鸡肠肚，小心眼儿。老婆呢，一句话，连着说了几遍：“要真这样，那敢情好。”

遇到顺心的事，自然谁也高兴。

四月初，黑娃家开始动工起窑。

起到一半时，刘庆奎突然开着小车来到他家基地上。跟刘庆奎一块儿来的，还有一个近70岁的白胡子老头。老头儿显得很精神，好象也挺有气派。在刘庆奎面前指指划划的，象在给他指点什么。刘庆奎呢，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，围在老头跟前，不断地点着头。就这么着，足足呆了近一个小时，刘庆奎才把老头儿扶进车里，急急地开着车走了。

一直到第二天吃午饭时，刘黑娃才知道那是咋回事。

那老头儿原来是刘庆奎从外县里请来的阴阳先生，专门给他家看“风水”的。刘庆奎等了这么多天迟迟不动工，就是为了等这老头儿。

事情闹明白了，黑娃老婆不由得又生起气来，一边在工地上忙来忙去，一边不住声地埋怨：

“瞧瞧人家，想得多周密，哪象你，盖一回房子，慌慌张张地，象是赶死！忙老婆嫁不下好汉子，这么大的事，也不怕晦气！”

“咱不讲那迷信，神神鬼鬼的事，谁说得清。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敲门。”

“狗屁！迷信，人家又是书记又是乡长的都信哩，你充什么大头！说这话也不怕造孽。要让我说，咱是不是也停上两天，找个阴阳先生看看。”

“胡来！”刘黑娃一听急了，“刚起窑的时候，我早让咱村的刘四叔看过了，人家说好着哩么。”

“四叔那两下子谁不晓得，四叔要行，刘庆奎还在外地请人。”

“你懂啥，你知道那阴阳先生请一次得多少钱，告给你，不算吃饭、车钱，就花了小二百！除了刘庆奎，谁家舍得花这种钱！”

老婆一下子不吭声了。末了，又骂了一声：

“唉，跟着你，下三辈子也翻不了身。”

阴阳先生来后的第三天，刘庆奎家便动了土。

果然好气派，汽车、拖拉机、推土机，帮忙的足有八、九十个。轰轰隆隆，人喊马叫，好不热闹。相比之下，黑娃这边上上下下的十几个人，显得没有一点儿生气。老婆忙得一身白灰，连头也顾不上梳，一家子老老少少都在忙乎。人家呢，庆奎老婆打扮得干干净净的，站在崖顶上只是看，看累了就跟孩子逗着玩儿。看样子连饭也不用去做。庆奎呢，身上更是一尘不染，在工地上只露了一面，便再也不见了。

人比人，气死人，黑娃到了这会儿，才好象知道了这话的厉害。自己倒没啥，让他难受的是老婆那样子。自人家动了工，老婆好象连话也没了。那灰青灰青的脸色，吓得他连看也不敢去看。

那基地整到了一半时，儿子突然凑过来，慌慌地说：

“爹，好象不对了哩。”

“啥不对了？”黑娃一怔。

“你瞅，他家那窑面咋整成了斜的？”

黑娃朝庆奎的基地上一瞅，心里不由得一沉，果然，那一溜快要平整出来的窑面，跟他家的窑面正好成了个斜三角。

他一看便呆了。好半天也没动一动，刘庆奎干吗把窑门整成那样？村子里统一规划，都是坐北正南，他家何必这样，他家要盖成这样，那别人咋去盖？不会吧，犯不着这样嘛，自己不好看，也碍着大伙，碍着整个村子，也许是推土机推着方便。一会儿还